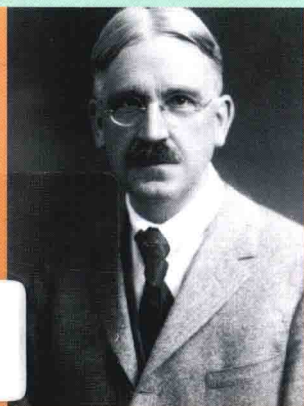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  
BLOOMSBURY LIBRA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英] 理查德·普林 (Richard Pring) 著 吴建 张韵菲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  
BLOOMSBURY LIBRA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英] 理查德·普林 (Richard Pring) 著 吴建 张韵菲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6-068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 约翰·杜威 /  
(英)理查德·普林 (Richard Pring) 著; 吴建, 张韵菲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316-8917-1

I. ①布… II. ①理… ②吴… ③张… III. ①杜威 (Dewey, John 1859—1952) —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5610号

BLOOMSBURY LIBRA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John Dewey* by Richard Pring © 200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  
BULUMUSIBOLI TUSHUGUAN ZHI JIAOYU SIXIANG

约翰·杜威  
YUEHAN · DUWEI

作 者	[英] 理查德·普林 (Richard Pring) 著
译 者	吴 建 张韵菲 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郝雅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徐领弟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a href="http://weibo.com/longjiaoshe">http://weibo.com/longjiaoshe</a>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a href="https://hljjyebsts.tmall.com">https://hljjyebsts.tmall.com</a>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8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917-1
定 价	28.00元

## 丛书主编序言

教育有时呈现为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关乎教与学、关乎课程设置、关乎学校开展的诸项活动。教育旨在运用某些方法达到某些目标，这些目标和方法通常早已拟定好，交由教师执行，而教师的职责便是热情、忠实地贯彻这些目标和方法。既然有如此清晰的目标，那么理论的价值何在？

近年来，不同国家的政客和决策者们旗帜鲜明地否认教育理论的价值或必要性。原因何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教育大臣曾说过一句惊人的言论，从中可以看出端倪：“对儿童如何学习、发展或感知，具有任何意见，都是一种颠覆之举。”这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理论的困境：理论颠覆、挑战、破坏了教育实践赖以生存的基本观念。

于是，教育理论家成了思想王国里的惹是生非者。他们对现状构成威胁，引导我们去质疑关于教育实践的常识观念。但这恰恰是他们应当做的，因为他们关于学校和教育的论述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无数可争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不

同的用法中，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教育目标、价值和行为。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Bloomsbury Libra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这套丛书便是在含蓄地宣告：理论和构建理论对教育而言至关重要。从古希腊到当代学者，将这些最重要、最有趣的教育思想家的思想汇集起来，为一代学生和教育从业者提供既易于获得又具有权威性的资源，是本丛书的宏伟任务。本丛书各册均由该领域学识广博的领军人物撰写，之所以选择这些学者，既是因为他们学术成就卓越，也是因为他们擅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复杂的思想，以飨广大读者。

对于本丛书呈现的重要思想家的名单，可能始终难以令所有人满意。有些人也许会质疑某些思想家被列入名单，有些人也许会对其他思想家没有入选而心存异议。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我们也决不认为《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提出的思想家名单是不容置疑的。不可争辩的是，这些思想家对教育都阐述过令人叹服的思想，而本丛书将其集结成册。因此，对教育研究者而言，本丛书不失为信息与灵感的强大源泉。

理查德·贝利 (Richard Bailey)

伦敦，罗汉普顿大学

## 序

约翰·杜威(John Dewey)很可能是20世纪最知名、最广为承认也最受诟病(其实有失公正)的教育哲学家了。他因“儿童中心教育”思想而备受关注。他的很多哲学和教育著作论及教育之宗旨以及他对儿童兴趣的关注、经验对教育的重要性、探索是知识和理解的主要源泉和集体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杜威的著述确实促发了不少战前“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实践(新教育协会及其创办的《新时代》杂志便是一例,杜威是该杂志撰稿人之一)。该运动所倡导的理念于20世纪60年代被《普劳顿报告》(Plowden Report)奉为主臬,该报告调查的是英国小学教育及其影响。到了1970年,英国的英语教师和校长们被请到美国,为美国教师传授教学经验,有趣的是,这些经验却源自于美国哲学家的教育著作。

当然,正如理查德·普林(Richard Pring)在这部清晰而有趣的研究中指出,不少人自称热爱杜威的思想,

但却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位哲学家精心写就、言辞谨慎、时而生涩的哲学著作。杜威的“门徒”们不久便矫枉过正，而杜威本人也不不得不对其加以纠正，甚至要与其撇清关系。英、美两国的右翼政治家后来开始妖魔化杜威[杜威的《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被列为20世纪最危险的著作之一，仅次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和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这实际上源自两重无知：一重是对杜威真正言论的无知，一重则是对英、美两国学校情况变迁，或者是并未真正发生变化的无知。本书对杜威哲学和教育哲学观点做了深刻的解读，读者因而更能明白追随者们为何如此敬仰杜威的著述以及对于我们教育体系的败笔，杜威是否担有责任，或担有多大责任。

但吊诡的是，在20世纪后二三十年代，杜威的学说虽被驱逐出狭义的教育圈子，却以其他形式抛头露面。“儿童中心学习说”或许遭到了学校体系的摒弃，但“学生中心学习”以及“学习者中心学习”等观点在成人和继续教育中得以保留，沿用至今。“项目学习法”或许在小学教育中失去了地位，但“基于项目或问题的学习”，一般围绕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却成为职业教育的准则。杜

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或许已经过时，但科尔布(Kolb)的经验学习周期理论几乎在每个“培训人员”的培训手册中都要提及。科尔布的理论说到底就是简化和系统化了的实用主义。行动研究在全世界广受教育工作者们热情拥护，很多教育主管部门也乐于支持，其实是建立在知识及其发展的实用观之上的。在学习理论、课程话语以及正在快速发展的定性研究领域，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联袂奉上的概念框架最受推崇。时至今日，在美、英两国，政府资助机构对于教育研究的态度也是实用主义的。即研究应该告诉他们“什么管用”。不过，杜威若仍在世，很可能会愤怒地指责这是对他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滥用。

如今《民主与教育》已出版近一个世纪，杜威学说仍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但杜威哲学和教育论著所受到的待遇，无论公正与否，都表明，如果我们想真正从杜威的真知灼见中获益，那么必须要努力去理解其理念的哲学根基。理查德·普林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长期研究杜威著述，有足够的资质引领我们阅读杜威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此书



是一本优秀的介绍之作，清晰地展示了约翰·杜威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大卫·布里奇斯 (David Bridges)

剑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冯·许格尔研究所

和东英吉利大学教授

## 前言

当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当本科生时，我常在图书馆里与约翰·杜威的一排著作相对而坐。我对这个人物有些好奇。一个人怎么写了这么多书，世人却读之甚少？我学了三年哲学，却从未在课堂里听人提起他的名字，也从未听说有人借阅或读过这些数量众多却布满灰尘的文献。他唯一出名的地方似乎只是因为他的著作被归为一个诡异的类别（当然有失公允）。

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吊诡。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46年初版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称杜威“被公认为美国当代哲学界在世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威斯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在《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中称杜威“会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无论全世界的人如何褒贬他（p.ix）。”杜威——尤其是（在罗素看来）他对“真理”概念的论述——虽然遭到了误

解，但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当代哲学界在世的代表人物”这一殊荣，部分归功于他的“实用主义意义理论”，解决了很多使人困惑的哲学命题。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米德与杜威先在密歇根大学共事，后又是芝加哥大学同事。米德的理论阐明了个人身份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符号互动）形成的，该理论迄今还在影响人种学范式下的教育研究。杜威影响了米德，也受到了米德的影响。尽管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深远，罗素给予“实用主义之父”，C. S. 皮尔斯（C. S. Peirce）的待遇更是奇怪，书中提到他时只有寥寥两行（在讲杜威的那一章），在同一章中还简短提及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或许正因为此，杜威在英国才未获得他在美国受到的重视。我读过皮尔斯的著作，因为他被列入了课程大纲。但实用主义却从未进入哲学中心传统。据罗素（1946b, p. 774）<sup>①</sup>看来，这或是因为，人们无法接受“基本的逻辑概念和知识理论乃‘探索’，而非‘真理’”这一说法。

再往后来，由于阿兰·瑞安（Alan Ryan）《约翰·杜

---

<sup>①</sup>此文中注表示参见书后“参考文献”，下同，不再标注。

威和美国自由主义高潮》(*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95)一书的出版,英国学界对杜威产生了一些兴趣。这本书将杜威的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理念置于其生平及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来理解。这确实是合理的,正如瑞安所言,杜威的论述是对这一社会语境的体现、阐释和互动,目标瞄向“智慧行动”。

杜威的哲学论述虽未受重视,他的教育论述却极具影响,尤其在美国“进步主义行动”中影响巨大。杜威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W.H.基尔帕特里克(W.H. Kilpatrick)于1918年出版《项目教学法》(*The Project Method*)一书,此书将杜威的教育理念具体化为课程大纲,用实用、跨学科的项目来激励学习者,让其接触完成项目所需的不同门类的知识。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衡量理念到底好不好的一個标准,是看其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日益面临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挑战,陷入了经济困境,这是美国教育系统,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其中领军人物便是杜威(据批评者们而言)。正如奈尔·诺丁斯(Nell Noddings)在《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中所说:

那些希望学生更多参与计划和活动的人赞誉他为美国教育的拯救者，但也有人说他“比希特勒还恶劣”，谴责他用认识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影响了学校教育，还企图用社会化代替真正的教育。(Noddings, 2005)

拉里·库班(Larry Cuban, 2004)在《黑板与底线：为什么学校不能办成企业》(*The Blackboard and the Bottom Line: Why Schools Can't Be Businesses*)中，提及教育正在倒退回一种运用高风险评价机制的商业模式，这正是杜威倡导教育理念的对立面。

但把“进步主义教育”的所谓恶劣后果归咎于杜威是不妥的。杜威本人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很多做法也持彻头彻尾的批判态度。但给杜威头上安上这桩罪名也反映了教育思想很容易变成口号。正如薛夫勒(Israel Scheffler)在《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中所述：

约翰·杜威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是一则富有教益案例。他的论述系统，谨慎而得当，很快便被转化成美国教育中新进步主义倾向的响亮口号。杜威自己也批判对他理念的诸种不当运用。(1960, p. 37)

战后英国教育发展的批评者们，也把“以儿童为中心”这一奇谈怪论归咎于杜威的影响。所谓进步主义学说的论述常常提及杜威。布莱恩·西蒙(Brian Simon)称杜威学说是“1930年‘小学’革命”的影响之一，也成为1967年普劳顿报告书背后的“正统意识形态”(Simon, 1991, p. 362)。1989年我到牛津大学，晚餐时坐在基思·约瑟夫爵士(Lord Keith Joseph)身边，他曾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内阁任教育大臣。他责备我应该为我国学校的诸多问题负责，因为是我把约翰·杜威学说介绍给了教师们。之后，即便是哲学家、记者和政客们都开始系统地攻击作为教育家的杜威。比如，奥黑尔(O' Hear)教授就说“我们教育质量的下滑，大抵要怪罪约翰·杜威学说倡导的平等主义(1991, p. 28)。”

第一，至少在英国，很少有人仔细研读杜威的教育学说，正如很少有人仔细研读他的哲学著作。英、美两国的教育哲学家们虽然常常提及杜威(皮特斯在他1981年写的《教育家论集》(*Essays on Educators*)中做了评述，笔锋虽有同情，但批判得也算彻底。1970年，伦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一个研究小组花了数周时间研读了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也有一个活跃的教育研究小组，

专门致力于杜威批判研究。但这些学术研究凤毛麟角，很难把教师群体变得激进起来。所以，很难看出杜威学说如何改变了人心，或影响了实际的教育发展，除非是因为他的哲学在培训教师的教育学院广为传播。

第二，达林 (Darling, 1994) 在《儿童中心教育观及其批判者》(*Child-Centred Education and Its Critics*)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学界对杜威观念的批判，批判有两点：其一，“哲学革命” [吉尔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 于1956年出版著作的标题] 开始主导教育哲学，而此时在英国教育研究正欲成为显学。其二，以色列·薛夫勒等哲学家正在革新北美的教育观念，薛夫勒的著作《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影响广泛。哲学家们不再认为哲学的目标是回答诸如教育目标是什么、教师该如何教学等实质性问题，而是就教育到底指什么 (及其目标)、教学是何概念等，提供一些二阶逻辑分析。因此，“新哲学”激烈地批判以哲学之名开出的教育药方。R. D.阿香博 (R. D. Archambault) (教育哲学革新的北美倡导者之一) 说“需要清理马厩”，“教育哲学家们没有认识到或利用好近些年的哲学研究成果” (1965, p. 8)。

哲学阐释问题，但并不提供解决方案。伦敦教育学院

的“革新者们”，在理查德·皮特斯的带领下，尤其关注儿童中心观的说法。其中自然包括杜威以及各种儿童中心教育论中所谓教育目标乃“成长”和“自我实现”之类的说法。正是这一说法，引得迪尔登(Dearden)(《小学教育的哲学》原文, 1968, pp.37ff.)和皮特斯(见《教育与对教师的教育》原文, 1977)等分析哲学家们大举批判。杜威作为哲学家想要改变实践。但在革新后的教育哲学思潮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除非实践的改变源自清晰的理论思考。这一新正统思潮与杜威以及他所倡导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们会在第三章再来谈杜威的教育理念。

第三，巧合的是，在哲学家们一边批判杜威的同时，英国保守派政府及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校的标准与效用也日趋失望。而当时儿童中心教育观正在遭受批判，自然便被视为祸根。因此，北美和英国都在批判所谓的进步主义教育，呼吁更加正式的教学方法，并对知识学习进行更加系统的评价。而杜威则常被视为罪魁祸首。

不过，那些认真研读杜威众多著作的人，会发现其观点不易理解，而考虑到如今的教育体系对于那些学习意愿差的学生无能为力，我们又会发现杜威的观点很有道理。另外，他的哲学观点渗透了他的教育理念，如果



不能理解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便很难接受他的教育理念。比如，不少人可能会同意罗素的评判，认为杜威用“探索”替换“真理”，作为知识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杜威的哲学观念和教育思想彼此交错，如果不能接受杜威的哲学立场，则很难接受他的教育观念，不管其看起来多么有道理。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杜威的生平与著述，第二部分分析塑造杜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关键理念。本书难免会触及哲学，但我会第三部分才对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称之为“经验主义”或“工具主义”）做系统的阐释。最后，在第四部分，我会将两者合一，看看是否能起到什么挽救之用。

杜威哲学观点的性质让人有信心对其加以评论阐释。作为解释，我先来预告下，我随后会如何评述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是关于意义的哲学。单词、句子或文本的意义在于其所起到的实际效果。当然，这样的实际效果一定受文本所塑造，必受该文本中的语言词汇所约束。再者，杜威笔下的文字对于我的意义则在于，其改造了我看待、思考杜威的视角，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研读杜威文本的语境和兴趣。常常很难区分，什么是杜威文本